

評論

張容嘉，2022，《客家想像的全球多樣化：浮現與蛻變》。高雄：巨流圖書公司，1 + 272。

鄧家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

張容嘉《客家想像的全球多樣化：浮現與蛻變》乃是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修改，並增訂後出版。該書的觀點早在 2014 年《客家研究》發表〈客家群體的形成：胡文虎與其客家社團〉一文。文中詳加交代僑商：胡文虎如何串聯東南亞客家人，這些討論亦收錄在該書中。2019 年於《全球客家研究》刊登〈香港崇正總會與世界客屬想像〉，是作者完成博士論文後，加以擴充。遂此書的觀點則在這兩篇文章與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完成。

全書共分成七章，側重的面向不同，以致篇幅產生差異。**文中的論旨在於處理清中葉以後至今，世界各地的客家族群彼此的差異甚大，為甚麼能集結、變遷與形成跨國網絡為探究。書中以「想像」一詞構築成四種典範（paradigm），並探討這些典範的構成（這四種分別為：中原客屬想像、海外客屬想像、世界客屬想像與全球客家想像）。若綜覽之，全書致力於探討全球客家想像的產生，篇幅占比最多，而世界客屬想像則是其建立的基礎，本文將分成兩個部分細談此書。其一便是對該書的每個篇章的觀點剖析與介紹。其二聚焦於該書的學術地位與待商榷

* E-mail: a3501814@gmail.com
投稿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3 月 29 日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27, 2022
Accepted Date: March 29, 2023

** 相關標題與頁數如下：第一章為導論（1-39）、第二章中原客屬想像（41-61）、第三章海外客屬想像（63-95）、第四章世界客屬想像（103-124）、第五章全球客家想像（145-188）、第六章以客為名攜手同行（201-231）、第七結論（233-243）。

之處加以討論。

一、本書各章之內容

首先，緒論便揭露出書中的三個層次，個別行動者、客家組織與不同情境（時間）下，如何推動這四種典範之形成。作者採取兩種研究取徑。第一，細談「族群」的概念。同時援引 Fredrick Barth 的族群邊界論，將族群少數意識乃至於走向集體行動的過程交代，並指出族群是一種政治社群。第二，則是跨國主義談人群遷徙的變遷關係。書中這兩個取徑加以說明究竟客家群體的互動網絡隨著人群流動，並未隨之消散，反而是一種連帶。這些居於海外的行動者們透過聯繫全球資本重新改變自身所處社會的不利位置，進而跨越了民族國家設立的藩籬。而在這兩種研究取徑中，作者亦指出各種「想像」中，國家、客家研究與民間團體居中扮演的角色，說明這四種想像的構成（張容嘉 2022：34）。在經驗材料上利用《立法院公報》、《崇正工商總會議案簿》、東南亞地區發行之報紙與崇正總會出版刊物為核心，並搭配四位訪談者之紀錄補充（參與客家運動的行動者 楊長鎮、崇正總會成員 老冠群、臺灣客家研究者 蕭新煌、張維安）。

第二章中原客屬想像是全書的鋪墊，為第三章的海外客屬想像埋下伏筆。此章一開場即從清中葉以來，華南地區客家人的處境說起。作者細數客家人遭受汙名的對待、不同群體的資源競爭，引發出跨國地域的客家意識。此章援引大量研究者的著作，以此闡明客家人形成跨區域認同的過程。書中說明客家人遭受本地人歧視，為洗刷汙名遂 1921 年於

香港成立崇正總會，以此道出客家人強調自己為「中原漢人」的原因。接著，作者從土客械鬥、太平天國起事、傳教士對客家人的影響，加以說明客家人在跨區域性的動盪，與西方知識的引介。西方傳教士將「客家」一詞中性化後，該詞彙便從他稱轉向客家人自稱的過程。而這些客家士紳透過中國傳統文人的作品加以發揮，不斷積極論證自己的「正統性」。藉此說明客家來自中原的漢族，乃為客家中原論述的內容。另外，作者舉例這些客家士紳、知識分子藉由探究客家源流，產生論述，比如：發表〈客說〉的林達泉與《嶺東日報》主筆的溫廷敬、以族譜論證客家乃中原舊族的羅香林為例。以此說明這套論述提供了族群意識凝聚的基礎。隨著人因生計遷徙至各地發展，客家中原論述在日後是各地客家社群彼此交流的重要前提與共識（張容嘉，2022：61）。

第三章討論香港崇正總會與南洋客屬總會對客家中原論述的推廣。作者在本章一開始便指出強調香港的特殊性。自香港開埠後，許多商人湧入其中貿易。客家人歷經太平天國起事後，遷移各處至南洋與世界各地。一部分客家人也在此時遷徙至香港。此外，香港商業貿易繁盛，也成為了南洋各地的華人也以香港作為匯兌重要場所。隨著財富的積累，這群生活在香港的客家人雖然無法擠身上層，但試圖打造客商的交流圈。再加上，客家族群時不時遭受汙名，具此背景的商人便加以凝聚（張容嘉 2022：64-66）。爾後，僑商：胡文虎與香港崇正總會的接觸，使南洋與香港客家社群串聯，1930年代開始串聯，將紐約人和會館、荷蘭客情會館等納入崇正總會的系統，香港與南洋地區的客屬社團彼此互通有無。

再者，作者提到 1850-1920 年初客家人們如何跨越祖籍、地域的界

線，而形成「客屬」的過程。由於彼此語言與腔調殊異，怎麼能成為一個共同體？為了回答這個大哉問，於是文中藉以胡文虎這位僑商的推廣與串聯談之。隨著胡的事業版圖拓展，並主動聯繫各地客家人。文中細究胡怎麼擴展人際網絡，比如：提供同鄉醫療服務並協助回國等。接著指出胡文虎與陳嘉庚的商業糾葛中，竟引發了客家幫與福建幫的衝突。在這個背景下，尋求「祖國」認同支持與團結自身所屬群體，是有其必要性。與此同時，身為南洋客屬總會會長的胡文虎與總會於中日戰爭時將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推廣（張容嘉 2022：78）。他在任時將各地客屬社團串聯，並在東南亞各地設立客屬分會、發行會刊。不過這種跨域的交流網絡，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至東南亞而中斷。作者指出胡文虎建立的跨域網絡雖初具規模，彼此交流與互動仍不深刻（張容嘉 2022：82-85）。該章後半部強調，胡文虎以他成立的星系報紙串連各地，使華人認同與客屬社群間的聯繫成為可能。最後收束本章的內容，將南洋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與胡文虎的推廣，構築出海外客屬的想像，而這個想像中的「祖國」乃是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中國」。

第四章聚焦在 1950 年到 1971 年後世界客屬想像的形成，以及冷戰局勢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祖國」的符碼相互競逐。書中指出崇正總會與海外客屬社團的關係，並藉由崇正總會透過〈崇正導報〉、〈崇正月刊〉等刊物，報導各地客家人的情況以維繫關係。接著說明崇正總會的理事長：黃石華如何遊走於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並在他的推動下，崇正總會提供客家研究著作之補助，而黃個人曾協助在臺國民黨人的選舉競選。同時解釋崇正總會對純粹漢人的堅持，以此說明羅香林為何 1950 年〈客家源流考〉時，刪除客家與畬族混化的篇章（張容嘉，

2022：11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各地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此時東南亞地區的客家社群，開始從「華僑」走向「華人」的認同轉換（張容嘉，2022：120）。在冷戰格局中，中華民國政府透過民間外省團體的傳播抑或是取得世界客屬總會代表權，為僑務政策的一環。政府並試圖建立以臺灣為中心的「祖國」敘事，其反共立場濃厚。不過，作者承認世界客屬想像的打造，起先從胡文虎開始的，而維繫的論述來源是以羅香林的客家中原論述（張容嘉，2022：141）。直到 9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實力逐漸不容忽視，其聲勢日益壯大。中共藉以打造寧化石壁為「客家祖地」，將廣東省梅州定調為「世界客都」以吸引投資。總括而言，中國的客家論述從未放棄對海外華人「根」的呼喚。中共當局致力發展的這套敘事，也成為了該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世界客屬想像的新詮釋。在此背景下，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反共立場逐漸消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地位，逐漸難以撼動。

第五章與第六章可視為一體，故以下一併談之。前者是說明全球客家想像的必要性與特殊位置，後者則是在這個想像之下，如何重新串聯各地客家社群與從這個想像中應用。

第五章作者引用李文良、林正慧之研究，從清代到戰後臺灣人群分類與中國華南一帶對客家之意涵有所不同，試圖從「自古以來」切出了與中國相異的發展路徑。接著筆鋒一轉，便細究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以降細談「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與客家委員會成立的過程。作者指出，所謂的臺灣客家認同是客家人也是臺灣人，將客家族群納入臺灣社會的框架下思考。而客委會的成立、客家學術機構的建制化，也大半

係出於這個想像推動的結果。不過臺灣內部仍存有中原客屬的想像，只是並非發展的重心。此外，由於中華民國國際地位處境艱難，客委會身為隸屬之機構，身兼外交責任，亦繼承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網絡持續與各地客家社團交流（張容嘉 2022：163）。2000 年後，臺灣迎來第一次政黨輪替，客委會主政者試圖以「全球文化會議」取代過往在懇親大會的主張，一方面也顯示這套論述中的「祖國」已整碗捧去，臺灣在此會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二方面客委會試圖從臺灣出發與海外客家人進行串聯。接著，作者以 20 年的客委會計劃案為考察，指出即使經歷政黨輪替，以臺灣為出發的全球客家交流中心是客委會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方向。而臺灣客家研究也因為客委會之需要，客家研究者 蕭新煌、張維安等重要學者試圖擘劃出何謂「全球客家想像」，囊括了臺灣客家人的在地經驗並試圖與其他地區的客家族群展開比較研究，並以「客家」作為討論切入的平台，不再以「祖居地」為探討核心。

第五章末段作者先是肯認了羅香林客家中原論述對於世界各地客家人串聯的意義。接著，以「我們都是客家人」的基本共識為前提，提出全球客家想像的概念，取代過往的論述。在作者的全球客家想像下，整理出三種不同差序層次的客家認同，分別為：祖籍地域認同、國家層次認同與全球客家認同。書中重新將過往發展的客家想像與海外串聯試圖收束其中，呈現全球客家內部的多樣性。同時，作者肯認了羅香林 1950-1971 年提供的論述與胡文虎營建的社團網絡，繼而在這個基礎發展全球客家想像，試圖打破過往世界客屬想像中的兩個祖國競爭，以全球客家想像的論述為平台，構建跳脫中國的敘事框架，而客委會擔任重要的推動單位（張容嘉 2022：195-199）。

其次，第六章則從東南亞客家社團的經驗中，解釋早期東南亞客家的行動者之所以加入這個網絡，是一種運用文化的連結，達成跨國資本的串聯。作者聚焦於會館繼承的困境、戰後各國獨立對客語的打壓、華人認同取代方言群認同。作者引用林開忠的觀點，撇開以過往以語言為客家族群性的象徵，重新對客家族群性加以定義，視「客家」為一種符碼。接著從 Herbert Gan 的論述指出，維繫文化未必是一種複雜的運作機制，單純是心中對「家」的歸屬感。參與者以不打擾日常生活為前提投入團體活動以解鄉愁，或許是族群文化延續的可能（張容嘉 2022：216-217）。此章細描了東南亞地區的客家會館如何營造「家」的感覺，因應客家文化無以為繼的問題。作者認為新一代的客家文化如同阿米巴蟲（變形蟲）般，正是因為「無特定形狀」所以難以被定義，故具備高度的適應力。第六章後半段，作者身客家研究者對客委會提出加強網路社群的傳播等相關建議。

結論則細數東南亞客家社群加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理由，馬來西亞客家團體則是透過分裂的「兩個祖國」獲取資源、印尼客家團體則是透過參與使之「被看見」，乃至於全球客家想像的浮現，皆是一種跨國行動的明證。作者以祖籍社團延伸，把中原客家想像、海外客家想像、世界客屬想像乃至於全球客家想像的變遷過程加以闡明。文末認為羅香林的客家中原論述是一種神話，其所持證據在於無法被客觀論證，並非實然存在。作者否定的客家中原論述後，再次指出全球各地的客家人之共同經驗「遷徙」，找出客家認同背後存在於每個客家人心中的「歸屬感」，看似徬徨無所依靠，卻是唯一「趨近於真實」的存在，這便是「走向應許之地」的隱喻。

二、關於此書的評述

此書之規模恢弘，是歷史檔案、報刊與質性訪談的運用成果，為數十年來臺灣客家研究發展提供清晰演變過程。作者明確的指出了全球客家研究想像的意涵，置於國家整體處境與客委會的自身定位。書中多次強調以報刊維持「想像」的重要性，可謂是一大看點。對於理解客家行動者、推動團體與各地社團的網絡有所益助。其援引崇正總會內部檔案，乃為過往學界所忽視，具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針對該書之有待商榷之處，共分成五點供討論：

首先，書中試圖以四個類型加以闡明變遷，是以韋伯理念型（ideal type）的研究方式。優點是清晰地將不同時代客家研究的發展歷程加以交代清楚，十分簡潔有力。其缺點則難以概括複雜的歷史現象。筆者細究其不同的「想像」，國家未必存在於每個階段，譬如：中原客屬想像、海外客屬想像便為一例；國家真正積極介入反而是世界客屬想像與全球客家想像。此外，作者於結論收束四個想像的變遷歷程，竟冒出了「祖籍地緣團體」並置於中原客家想像前的發展階段（張容嘉 2022：241），這個論點未於緒論、第二章說明之。

第二、就質性研究而言，第二章共計 20 頁的篇幅，大量引用二手研究成果，其使用的研究材料僅僅引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香港崇正總會史〉這兩部著作的引言之外，無其他資料（張容嘉 2022：43、47）。在學術研究的規範上，第二章既然是正文並非研究回顧，那麼如何在引用前人研究與運用檔案材料間達成比例平衡，以此佐證中原客家

想像的建立，這點尚需補足。

第三、作者提到羅香林的客家中原論述是構築世界客屬想像的基礎，而全球客家想像則係出於世界客屬想像的網絡，卻又不斷強調「客家中原論述」是「神話」。換言之，作者帶有後設的角度「否定」羅香林的客家中原論述，又稱這套論述是「全球客家想像」基礎，試問該如何看待之間的內在矛盾？

另一個矛盾則是關於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與〈客家源流考〉中對客家是否為純粹漢族的論點變換提出解釋。作者在第三章時指出：「同時擔任香港崇正會與南洋客屬總會兩地會長的胡文虎，串聯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客家網絡，胡復積極號召新馬各地客屬團結，藉由贊助、推廣羅香林著述的《客家研究導論》……。」（張容嘉 2022：78）。同一章中也再次強調崇正總會是以羅香林這套論述為串聯（張容嘉 2022：98）。然而，卻在第四章提到 1950 年胡文虎擔任香港崇正總會會長時，胡基於強調中原世胄的立場，無法接受客家人為畚族混化。故羅香林撰寫〈客家源流考〉時，刪除了相關內容（張容嘉 2022：114）。這點在邏輯上無法成立，身為兩會會長的胡文虎若對《客家研究導論》中論點有微詞，何故於中日抗戰期間推廣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退一步而言，若「血統純正的漢族」為香港崇正總會固有之立場，那麼為何 1930 年代該會以羅香林客家中原論述為串聯，1950 年代突然改為強調漢族的純粹、中華民族之精華？綜上，不論是從行動者或組織的立場，作者必須要在這兩者間擇一論證發生的變化以及闡明「中原世胄是否等於純粹漢族」，否則難以支撐其原本的論點。

第四、第五章、第六章，高度偏重於東南亞客家社團發展與經驗，

忽視了各地客家社群的經驗。雖積極論證了二戰前至戰後「東南亞客家的處境」與彼此維繫認同的過程。不過，作者既未以東南亞客家的處境與臺灣經驗為比較，僅說明了東南亞客家社群如何維繫認同、與自身的文化特色等。然而這些能否作為全球客家想像浮現的明證？以及為何東南亞客家的問題能對照當代臺灣客家的困境？

最後，客委會與客家研究建置皆為客家運動之成果，其目的是為了維繫臺灣客家族群文化傳承。而「全球客家想像」提倡之必要，在書中的多次提及是客委會外交戰略發展需要，與成立的初衷似無直接的關係。再者，作者丟出「需重新定義何謂客家」後，便直接說明都市生活與過往生活型態的不同，提出如何適應衝擊的調整方案他提到「家的歸屬感」可能是族群維繫文化的方式之一。不過「家的歸屬感」未必一定繫於「客家認同」之上，仍需說明在「客家」何以成為當代社會中團體凝聚的動力。整體而言，此書為客家研究提供了宏觀鳥瞰的視野。筆者經閱讀後，也深深理解「全球客家想像」浮現背後的實際意涵與「在地經驗的跨國比較」之研究視角。然扣回臺灣客家研究發軔的源頭，其想像對於臺灣客家族群文化之存續能否帶來正面且積極的效應，或許是衡量此方向的重要標準。